

书写敦煌的大唐气象

□ 陈凯

和创作灵感。久而久之，敦煌变得越来厚重、越来越多维，并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“敦煌学”。如今，它在国人的心目中甚至成了一种文化图腾，如此一来，再写敦煌就需要后来者有更大的底气，作更充足的准备。

当然，事情总是一体两面，令人胆怯的也总令人跃跃欲试。出生于甘肃天水的作家陈继明，就在无数次审慎犹疑之后，树起了写敦煌的雄心。他说，既然决定要写，就不怕和井上靖的《敦煌》对比。

共生的民族在敦煌，文化的交融在敦煌，厚重的历史在敦煌。在这所有的创造中，唐朝无疑以其宏伟气象进行了壮阔的营造与书写。《敦煌》就在初唐宏大的历史图景中铺展开来。

贞观十四年，侯君集平定高昌和安西四镇，丝绸之路全面畅通。本书主人公就在这个时候登场。在历史和虚构的交织中，作家用近乎在场的笔墨，勾勒出初唐的盛世端倪，在佛窟、造像、彩绘的诞生中为我们展现了唐代敦煌艺术何以极盛。

书中的故事线条纷繁却不复杂，纵横交织而又错落有致，足见作者的叙事功力。三条故事线围绕主人公祁希徐徐展开。祁希是李世民的御用画师，他生而极具绘画天赋，到敦煌后更名为雪祁。天授

其命，个人何？故事中的雪祁一直在不停寻觅。阅读时，读者也不禁置身其中，寻找身为画师的终极意义。吐谷浑人慕容豆意图隐身以图“活国”，牧羊人令狐昌一家为救款而造像，所有人的命运都因为雪祁的天赋而与他交汇。三条主线最终呈现为三幅敦煌壁画，无论是《童子礼佛图》，还是吐谷浑人的迁徙史，或是雪祁自己在敦煌感悟而成的《金刚经变》，都有着主人公对生命、佛法、艺术的思考。前人留下的敦煌壁画，更为后来人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泉，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色彩在一代代传承中，不断突破，融古开新，继承发展，突破创造，主人公自身的艺术轨迹展现出了敦煌艺术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，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。《敦煌》对敦煌各民族，特别是吐谷浑人的生活学习劳作，作了极其细致的描写，并将儒家文化、耕读传统渗透其中，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独特魅力。西部边陲从来不是蛮荒之地，唐朝重臣褚遂良曾言：“河西者，中国之心腹。”主人公雪祁在敦煌生活多年，深深感受到，“凿空”西域不只是建立了整个国家的地理边界和国土屏障，更是为中华文明、中华性格、中华胸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滋

养。作者用雪祁的视角阐释出，正是在不断地交往交融中，在敦煌、在西域人的心中，大唐成为一种高于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，唐太宗被各族人民尊为“天可汗”。

在《敦煌》里，人和万物都有神佛的同等庇护，有灵且美。作者用饱含忧伤和慈悲的笔墨书写生灵万物。越普通的人，越能感受到万物的悲喜。

陈继明的笔墨，就像主人公的画笔，有春蚕吐丝，有铁线描摹，就像藏着敦煌的沙粒，书写时沙沙作响，勾勒出文字的肌理。书中的语言风格粗犷，呈现出西域原始的力量。在宏大的叙事中，内容细节却异常丰富。细细读来，哪怕是壁画颜料的采集、粉本的制作、开窟的工序，都像面粉贴金一样，让画面变得立体，让人依稀间，仿佛指尖触碰到洞窟的石壁，感知无比精彩丰富的意象。

书中的文字沉淀着生命万物、历史沧桑，从历史的滋养中建构起了文学的敦煌。作者把对敦煌充盈的情感传达到作品中，足以激活读者的感受，让其参与到敦煌的构建中来。在关于石窟、经卷、彩塑、壁画的故事之中，我们看见了敦煌的斑斓色彩，看见了三危山的佛光庄严，更看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峥嵘气象。

(据光明网)



锐书评

2019年8月19日，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：“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，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内容最丰富、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，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，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艺术的珍贵史料。”

敦煌，“列四郡，据两关”（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）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，也是众多宗教、民族的交汇之地。1600多年前，邂逅了三危山佛光的乐佛和尚，在此发愿开凿了第一座洞窟。此后经过一千多年持续不断的营造，莫高窟成为瀚海流沙中的西域佛国，堪称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、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。岁月不语，石窟能言，一座座洞窟、一幅幅壁画、一尊尊彩塑，向世人展现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。这图景多彩神秘而又雄浑厚重，给无数学者、艺术家、作家以无限的想象空间

新书架

《岩上时光：深入群山的攀岩之旅》



作者：[英] 安娜·弗莱明 著 宋明蔚 译
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

内容简介：关于为何登山，“山就在那里”总是登山者最常提及的话语，对于安娜·弗莱明而言，攀岩与登山不仅仅是一项运动，更是对人类与岩石关系的探索。《岩上时光》讲述了年轻的女性攀岩者安娜·弗莱明20多岁时在英国的攀岩经历和思考。她从威尔士出发，到达利物浦、约克郡和坎布里亚郡，越过边境进入苏格兰；也从一名紧张发抖的新手，不断学习，突破自我，成为专业的登山领队。

这部作品延续了英国山岳文学的传统。20世纪伊始，在大英帝国远征喜马拉雅山脉的登山热潮时期，登山英雄们写下自己的冒险故事，而男性长期都是登山队的主力。在这本书里，安娜·弗莱明则以女性的视角写下对攀登的思考——“我喜欢看到女性应对体能上的残酷挑战，死磕岩壁上的难点，坚持解决问题并穷其全部力量完成攀爬。观察女性攀岩者的攀爬状态，我能感受到女性形体中蕴含的独有能量，女性攀岩者会让我体悟到新的攀爬方式。”

《流动的森林：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》



作者：张萌 著 史可鉴 译
出版社：光启书局·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木材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基础资源。到了清朝，随着人口增长，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木材需求量突增，而本地已经无法供应足够的木材。远在中国中部、西南部的天然森林，成为新的木材供应地。依托长江水运，中上游出产的木材千里迢迢运到下游城镇，森林仿佛“流动”起来，从而成功地满足了从官方到民间的木材需求。

本书深入探索了清朝的契约、文书、档案等史料，描绘了一幅历史上的木材贸易图景，刻画了这个复杂体系的两大特征：一是形成了以长江流域为空间的庞大贸易网络，沿线四川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都被卷入了市场；二是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，包括木材种植、土地转让、贸易纳税、中介代理、金融服务等，都形成了明确的分工。

这本书也是“人与环境”丛书之一。作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，环境史是20世纪后半期“史学转向”后出现的新课题，主要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。

《诗歌名物百例》



作者：扬之水
出版社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·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
内容简介：“诗中之‘物’，有些读来并无难解之处，比如胡床。自南北朝至明清，胡床屡屡以同样的名称在诗歌中现身，各家笺注本中“胡床”之释几乎众口一词，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。然后罗列历代相关书证。然而同样称胡床，唐诗与宋诗中的所指却并不完全一致。这里关系到社会生活中家具的变化以及随之发生的习俗之改变，即由席坐而演变为垂足坐，胡床不同时代的同名异制，正反映了这一点。历代诗歌中出现的书案，也属于这一类。”

这是扬之水在《诗歌名物百例》中谈到的“胡床”部分。《诗歌名物百例》是首部注解诗歌名物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关于“诗中之物”的百科。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扬之水长期从事名物研究。书里，她收录词条一百六十余，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、酒器、茶事、香事、文房、佩饰、内外日用、仪仗、工艺、纹样诸类。自西周至清以来，历代诗笔所涉之物，已隐没于历史深处，本书试图为他们提供解释。

书缘随笔

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密不可分。在中华文化中，物质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。精神层面重“气质”，物质层面也有“器识”之说。“大器”一词，就是从物质而来，夸的是精神。工艺美术品看

读书有感

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童年。

何大齐先生的童年是温暖的。他的新作《四合院的孩子》，用情人的文字，富有趣味的图画，重建了一座记忆中的四合院，把这温暖传递给每个正在读这部书的人。

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西安门北黄城根的那座四合院，几乎是何大齐孩童世界的全部。书中串联起的一段段亲情与友谊，都带着何大齐童年的温度。

在那个如今已经消失的四合院里，大门里的合欢树，南房后面的老槐树，垂花门西侧的花椒树，花池子西边的苹果树，正院西北角的香椿树，后灶房前的老藤萝，后院西侧的白丁香，西跨院的大枣树、玉簪花、马莲草、黄花……高处的树，低处的花草，枯荣往复，勃勃生机带给少年何大齐不尽的生活乐趣。“上百年的老槐树，我们三个孩子拉起手来才勉强合抱住它。它的枝干粗壮，树冠高达二十多米，相当于五六层楼房那么高，把五间南房全部罩在他的伞盖下。树高鸟自来，每天无数的麻雀、喜鹊在上面跳跃、觅食、鸣叫，在树的枝杈上有好几个鸟窝。”“十米高的香椿树，每到春季长出嫩芽时，我就在竹竿上绑上刀片，把香椿芽割下来收集到筐里，交给母亲做菜，炸香椿鱼、香椿拌豆腐，大家都爱吃。后来小跨院的地下，也滋

起来是身边的琐碎小物，毫不起眼，然而战国时的一块和氏璧竟然可以去换15座城池，足见物质的价值并不低。

我从18岁起，进入江苏省镇江市轻工业研究所搞美术设计，中年时调到大厂，教了2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和美学课。前半生搞木刻，后半生搞壁画，此外我还跟石雕、木雕、陶瓷、砖雕、漆器、玉雕及青铜器打交道，弄清了很多材料的性质以及器具的制作方法。对我来说，《美器》不是“国宝档案”，也不是“鉴宝指南”，它是一本我用散文化笔调写成的知识性读本。书中所写，不是我的回忆、我的感受，而是我所具有的相关知识与满满的情感。书的内容是讲中

国工艺美术史，也就是关于那些坛坛罐罐、衣服器具的事。我着重写出它们的文化价值，突出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，交代它们产生和流行的原因。有的章节会沿着时代脉络写，有的章节会跳着写。各章节侧重不一样，因为各个品种的“轻重”并不一样。比如说青铜器就是“前重后轻”，在汉代以前流行，汉代以后基本销声匿迹；而瓷器则相反，是“前轻后重”，在汉代以前了无气息，直到六朝时才大行于世。如果平均地去写，就会僵板或者失重。

工艺美术门类复杂，且一直存在不同争论，可能再细也难准确明晰地分清。它的门类太多了，越分越细，越分越

温暖的童年

——读何大齐《四合院的孩子》

□ 庄建

出了很多香椿的小枝条，随手就可以摘下许多香椿嫩芽了。”“粗大的老藤萝，枝干屈曲盘旋，犹如巨蟒攀附在白色的藤架架上。每当四、五月份的时候，紫色的藤花盛开，像葡萄似的一串一串的，紫藤花散发出香味，引来了蜜蜂上下飞舞。把紫藤花摘下来，用水清洗干净，拌上白面上锅蒸熟，再蘸点白糖吃，那可真是香甜啊。”在这些文字和图画中，我们听到了鸟鸣，闻到了花香，似乎品尝了香甜的粉蒸紫藤花。

至于四合院里的无数小生命，更是给何大齐带来了无数跌宕起伏的生命体验。“草从里还有螳螂、蝎子、蜈蚣、挂大扁儿(绿蚂蚱)、蝥蛄、油葫芦等，众多的小东西都在这里寄生、觅食。有这些小昆虫，于是就招来了花草蛇。这种蛇都不太长，也没毒，在草里穿行，专以这些草虫为食物。有一天下午，一条花草蛇正在花池边休息，不想被路过这儿的妹妹看到，蛇身上的花纹色彩鲜艳，很像一条花布袋，于是就俯身去捡，不想小蛇哧溜一下就钻入草丛，可把她吓坏了，一脸惊恐地往屋跑，边跑边喊：‘院子里有蛇！’她狼狈不堪，却引得专喜这些小动物的我哈哈大笑，这也成为以后我挪揄她的话柄之一了。”“这院子还是黄鼠狼的乐园。黄鼠狼在草丛中不仅吃小昆虫，还追逐老鼠，是老鼠的天敌。那时我在院子里，用一个木箱搭建了一个鸡窝，养了四五只鸡。有一天早晨起来，发现鸡满院子跑，就是不回窝，并且少了一只。当我打开街门要上学时，发现门扇和门槛之间，卡着一只鸡，身子留在门里，鸡头不见了——一看就是黄鼠狼的恶行，它偷了鸡拖不出去，就把鸡脑袋咬掉，‘干’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勾当。有一天下午我看到一只黄鼠狼从草丛中跑出来，立马抄起铁锹就追打，它一下子就钻进游廊下的排水沟洞中。我叫来几个小伙伴，在沟眼两头堵，嘴里说着‘看你往哪儿跑’，没想

到黄鼠狼这时拿出了保命的绝活儿，放出‘救命屁’，那叫一个臭啊！熏的大家四散跑开了。”少年时曾经历过的惊险、兴奋、紧张、得意，从何大齐的笔下流淌出来，酣畅淋漓。

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，很少有人能像少年何大齐那样与自然亲密接触。而生活在农村里的孩子，虽然身处大自然中，怕也难有这样的闲适去体验。

何大齐童年的温度，更来自生活的丰富，亲情的浓烈。“我小时候，一个大家族，四世同堂，最小的也三世同堂。”四合院里不仅生活着亲热热的一大家人，还有借住的亲戚，往来的亲友。爱犬汤米母子的离去，告别四合院在十平方米街边小屋栖身……少年何大齐品味着人情的冷暖，世间的悲欢离合。但萦绕他思绪的，充满他胸膛的，是人间善良美好的情怀，是直面人生一切际遇的乐观。秋天里全家人那顿必不可少烤羊肉晚餐，从买羊肉、腌制羊肉、准备烤肉炙子与果木，直到满院子烤肉香气四溢……何大齐笔下普通人家秋季的一顿晚餐，是一家老小忘情的狂欢节。70年过去了，晚宴的超凡味道、超凡体验，超凡享受，经久弥新。

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何大齐对母亲的体察。他的文字，不仅描摹出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更将母亲的爱融于字里行间。春天，母亲会让全家人吃上香喷喷的炸香椿鱼儿、紫藤花“甜点”；夏天，会精心为家人备好解暑的绿豆汤、荷叶粥；冬天，她总是变着花样，为顶着大风跑回家吃午饭的孩子端上好吃又御寒的饭菜……点点滴滴，岁岁年年，不曾停歇，而这些日常小事中又有哪一桩不饱含母亲的心意？如今，每当秋风吹过，何大齐还常常怀念少年时母亲做的、北京人饭桌上独特的炒麻豆腐。稠乎乎、带着酸酸味儿的麻豆腐，是绿豆制品的下脚料，色味均让人觉得难以下咽。但

多，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全新的工艺美术品类，比如铝合金制品、塑料制品，还有灯饰、电子玩具，而以前存在的一些工艺品就可能消失绝迹了，比如秦砖汉瓦。此外，一些工艺美术品的实用价值、审美价值也难以评判，因此难以归类。在此情况下，本书不求全，挑选几个大项来介绍，各个章节之间还有可能交叉。《美器》写的是“美的器”，有些品种入选是因为我本人的兴趣所在，带有个人色彩，并不是严格的分类法。我只想读者们把它作为一本可读文字又可欣赏美器的文博本来读，且常读常新，越看越爱。

(据人民网)

经母亲一番炒制，就成了秋天餐桌上最下饭的菜，色香味俱全。盘中，盛得满满的母亲对全家人的关爱。

一双少年的眼睛，一颗孩童的心，如何能对生活有这样细微切肤的体察？如何在耄耋之年将逝去的时空做如此富有生活与烟火气息的描摹？“您还记得吗？”我问。“没有！”先生的回答让我更加好奇。“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。受家学影响，我从小就喜欢画画。1957年，我上高一，就开始写生了，画北京街头五作八作的人们，画老北京的街景。我画这些有条件，我从小生活在西四、北黄城根，家离西四牌楼二三百米。这里当时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方。白塔寺、护国寺也离我们非常近，再往西走就是皇城根，溜达着就去了。我有大量的积累，在构图上，人物动作、形象上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。我对这些特熟悉，一来是我的记忆，再就是画过。光看不行，你必须画，反复地画，印象就非常深刻，这些东西都融在我的血液中了。”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何大齐相继出版了《老北京民俗风情画》《燕京往事》《骆驼祥子》何大齐插图·注释本》《茶馆》何大齐插图本》《民国北京城》·烟袋斜街旧影图卷》《万有汉字》《北京的春节》《我们的日子：老北京的四季风情》等作品，画作精美，文字轻盈，情感充沛，这汨汨流淌的情思之河，其源头就在那座四合院里。

四合院是少年何大齐的百科全书。他在其中真实地生活过，细细地体味过。正如何大齐说的，四合院里那个调皮的小男孩，他和院里的花草树木、鸟兽鱼虫交朋友，他跟着家里的长辈听戏曲、学书法，他在年节礼仪、人情往来中体味平常岁月的温度，然后他慢慢长大。有生命的温度，有亲情和人性温暖的童年，对一个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？让我们去书中寻找答案吧。

(据光明网)